

# 滋養靈性的聖言

## 以約翰·衛斯理的日記為例

王志希<sup>1</sup>

「聖言」與「靈性」之間的相互關係，向來是基督徒靈修的最重要根基。本文作者以約翰·衛斯理的《日記》為例，探討這兩者間的相互作用，並特以提後三 16、羅十五 2 兩段經文為線索，說明聖言如何滋養約翰·衛斯理的靈性。

### 一、導言：基督教靈修學與聖言

近幾十年來，基督教的「聖經研究」受伽達默爾（Hans-Georg Gadamer, 1900~2002）的哲學詮釋學所影響，出現了一個新的進路，就是探索聖經在歷史中的「影響」或「效果」，即所謂的「聖經效果史」或「聖經接受史」<sup>2</sup>。本文回應這一研究進路，探討

---

<sup>1</sup> 本文作者：王志希，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博士生；香港中文大學神學研究文學碩士及基督教研究文學碩士；中國廈門大學法學碩士及法學學士。

<sup>2</sup> 參 Heikki M. Räisänen, "The 'Effective History' of the Bible: A Challenge to Biblical Scholarship," in Heikki M. Räisänen, *Challenges to Biblical Interpretation: Collected Essays (1991~2001)* (Leiden: Brill, 2001), pp.263~282。所謂「聖經接受史」，是指聖經文本從成文開始迄今，以任何媒介，在不同的時空或文化中產生的任何「效果」或「影響」，及被讀者「接受」或「消費」的歷史。

聖經對基督教靈修傳統的影響。筆者嘗試以英國循道衛理派的先驅約翰·衛斯理 (John Wesley, 1703~1791) 作為個案。具體而言，本文以《衛斯理約翰日記》<sup>3</sup> 為例，探討作為「聖言」的聖經文本對衛斯理之靈性生命的不同影響。

靈修是基督信仰的重要課題。按麥格夫的定義，簡述如下：

「基督教靈修學所關心的，是基督徒如何能達致一種充分發揮及具本真性的存在之追尋，當中牽涉到如何將基督教一些基礎的觀念，以及在基督信仰範圍以內和基礎底下的整體生活經驗整合起來。<sup>4</sup>」

以伽達默爾的哲學詮釋學而言，這個定義強調的一個要點，就是將「文本視域」 (the horizon of the text) 與「個體處境視域」 (the horizon of the reader) 相結合，從而試圖達致動態的「視域融合」 (fusion of horizons)<sup>5</sup>。從基督教的角度來說，「文本視域」中最重要「文本」就是聖經文本：畢竟，基督教常常被稱為「聖經的宗教」 (religion of the Bible)，而聖經亦成為基督教靈修學的重要源泉<sup>6</sup>。

有學者曾言，以「靈修學」的眼光重讀聖經，便會發現聖

<sup>3</sup> 約翰·衛斯理著，許碧端譯，《衛斯理約翰日記》（香港：基督教輔僑，1956）。本書以下簡稱《日記》，引文直接載明頁數。

<sup>4</sup> 麥格夫著，趙崇明譯，《基督教靈修學》（香港：基道，2004），3頁。

<sup>5</sup> Hans-Georg Gadamer, *Truth and Method*, trans. Joel Weinsheimer, Donald G. Marshall (London: Continuum, 2006), p.305.

<sup>6</sup> 麥格夫，前引書，15、29~30、147頁。

經中的宗教經驗，其模式往往是「有情意的主體」(personal agents)之間的「有情意的相遇」(personal encounter)<sup>7</sup>。無論是舊約或新約時代，上帝與人的這種相遇，具體表現為上帝向人直接顯現、差遣「使者」、在異象和異夢中顯現、甚至直接向人說話或與人對話；在《使徒行傳》記載聖靈降臨的五旬節之後，上帝也透過聖靈直接在人的內心說話。

上帝與人之間的這種「有情意的相遇」，常發生在信徒閱讀、聆聽或默想聖經文本的場合，而聖經文本也自然成為基督徒滋養靈性最重要的一個媒介。基督教靈修學的歷史，很大程度涉及到的是聖經如何「培育」和「更新」基督徒的靈性<sup>8</sup>。而十八世紀約翰·衛斯理撰寫的《日記》，正是討論聖經滋養個體之靈性的典範<sup>9</sup>。因此，具體而言，本文的研究問題是：就衛斯理而言，聖經為何、以及如何能夠滋養他的靈性？

## 二、聖言為何能夠滋養靈性

討論聖經文本如何滋養衛斯理的靈性之前，須先討論衛斯理對聖經權威的看法，因為這個看法構成了聖經之所以可能滋

---

<sup>7</sup> 溫偉耀，〈論基督教與中國信仰中的超越體驗〉，載盧龍光主編，《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相遇》（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，2001），83頁。

<sup>8</sup> 麥格夫，前引書，147~148頁。

<sup>9</sup> 華人學界探討循道衛理宗之「靈修觀」的研究，見龐君華，〈成聖之道：循道衛理宗的靈修觀〉《神學論集》174期（2012冬），591~612頁。不過，該文並未專門從「聖經接受史」的視角，探討循道衛理宗的靈修觀之中「靈性」與「聖言」的互動。

養衛斯理之靈性的前設。我們大多知道，衛斯理強調「聖經」、「傳統」、「理性」與「經驗」四者的平衡。不過，似乎更多時候，對這四點中的「經驗」之強調，往往成為衛斯理神學的「標誌」。尤其二十世紀五旬宗運動與靈恩運動興起之後，更有人認為衛斯理在高舉「經驗」的靈恩傳統之長河中，發揮了重要作用。

可是，若從衛斯理自己的著述來看，「經驗」並非他最為著重的：事實上，衛斯理一生最關注的，是讓「聖經」成為基督徒信仰與實踐的基礎。關於衛斯理之聖經立場的最好總結，記載在 1766 年已經邁入老年時期的他所寫的《日記》之中：「我的根基就是聖經……不論大事小事，凡事我都追隨它。<sup>10</sup>」衛斯理在此說得很清楚，聖經是他的「根基」。而早在二十多年前，中年時期的衛斯理已批評一些人將所謂的「經驗」當作「行為的準則」：

「他們把自己的幻想當作上帝的旨意，凡事不根據聖經，而跟從心裡所感受的。如果他們把這些印象當作行為的準則，來代替聖經，我知道我們將陷入於最荒謬最妄誕的錯誤中而不可救治。」（《日記》118 頁）

還有一次，有一位名叫瓦克的先生反對衛斯理的主張，並且拿出一本書，作為爭辯的依據。衛斯理在《日記》中記載了他對瓦克先生的回應：「我問他這書是不是聖經？他答說，『不

---

<sup>10</sup> Mack B. Stokes, *The Bible in the Wesleyan Heritage* (Nashville: Abingdon, 1981), p.20. 黑體字為筆者加，後文若無說明，均同此。

是』，於是我不再追問，輕輕地把書放下，這叫他更為不悅」（《日記》136頁）。而在一份講道辭中，衛斯理看似激烈的說法使他擁有了一個稱呼，即「唯讀一本書的人」：

「給我那本書！給我上帝的那本書，我願意為此付出任何代價！我擁有它，那知識對於我而言就足夠了。讓我成為一本書的人（a man of one book）。<sup>11</sup>」

衛斯理讀過非常多的書：不過我們可以說，衛斯理想要強調的是，自己閱讀那麼多的書，最終都是為了「解釋這本最重要的書」——聖經<sup>12</sup>。如此，衛斯理及其影響下的循道衛理教派的「基礎教義」，就是「聖經權威」：「循道衛理派的基礎教義是甚麼？那就是，聖經是基督徒信仰與實踐整全而且唯一的規範」<sup>13</sup>。

從衛斯理的老年期回溯中年期，再回溯到青年期，會發現他對聖經的高舉並非新鮮之事：他早在1729年就曾寫道：

「1729年，我開始不僅僅閱讀聖經，更是研究聖經，將之作為真理的唯一標準和純正宗教的唯一模範。因此，我越來越清楚地發現『有基督的心』何其重要，『照主所

---

<sup>11</sup> Mack B. Stokes, *The Bible in the Wesleyan Heritage* (Nashville: Abingdon, 1981), p.20.

<sup>12</sup> Gregory Clappe, 姚錦燊譯，《活出心靈信仰：衛斯理的屬靈氣質》（香港：世界循道衛理宗華人教會聯會傳播委員會，2004），4頁。

<sup>13</sup> Mack B. Stokes, *The Bible in the Wesleyan Heritage* (Nashville: Abingdon, 1981), p.21.

行的去行』何其重要。<sup>14</sup>」

在此，《哥林多前書》二章 16 節（「有基督的心」）與《約翰壹書》二章 6 節（「照主所行的去行」），影響了衛斯理的思考。衛斯理的靈性世界在此向我們展開：在這個世界中，擁有至高權威的聖經滋養著衛斯理的靈性。

接下來，筆者嘗試以兩節聖經文本，作為探討聖經文本如何滋養衛斯理之靈性的線索。

### 三、聖言如何能夠滋養靈性——以提後三 16 為線索

「聖經都是上帝所默示的，於教訓、督責、使人歸正、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。」（提後三 16）

有學者指出，《提摩太後書》三章 16 節提到聖經之所以「有用」的四個要點（「教訓」、「督責」、「使人歸正」、「教導人學義」），可以視為一個「交叉對偶」（chiasm）的結構：第一點與第四點強調的是聖經在「教導」（pedagogical）方面的功能，第二點與第三點強調的是聖經在「指出罪與不當行為」方面的功能：

- A 「教訓」（teaching）
- B 「督責」（reproof）
- B' 「歸正」（correction）
- A' 「教導」（education）<sup>15</sup>

<sup>14</sup> Mack B. Stokes, *The Bible in the Wesleyan Heritage* (Nashville: Abingdon, 1981), p.39.

<sup>15</sup> Paul M. Zehr, *1 & 2 Timothy, Titus* (Scottsdale: Herald Press, 2010),

以下首先就「督責」(B)與「使人歸正」(B')方面，進而就「教訓」(A)與「教導人學義」(A')方面，談聖經如何滋養衛斯理的靈性。

### (一)「督責」與「使人歸正」

衛斯理自稱，從小就「懼怕厭惡」大海(《日記》37頁)。但他既然接受邀請，去北美洲向印第安人宣教，那麼乘船航行在當時自然不可避免。在前往北美洲的航船上，衛斯理遇到摩拉維亞弟兄會的信徒，發現他們毫不懼怕風浪與死亡(《日記》9頁)；這促使他省思自己的信仰。這個故事我們或許耳熟能詳。但是衛斯理對信仰進行檢討，不僅僅是因為他將自己與這批敬虔派信徒進行對比，也因為聖經文本「督責」他，要求他「歸正」。

衛斯理在前往北美洲的船上寫下的《日記》中，多次記載他因風浪而發現自己「懼死」的心。1735年11月23日，衛斯理在船上寫道：「夜間我因船的劇烈震動和暴風的吼號醒過來：我既不願意死，顯然是我的靈性資格還不夠」(《日記》7頁)。兩個月後，航船再次遇見暴風，衛斯理躺在船艙中，「心裡懷疑自己能否活著醒轉過來，也很慚愧自己之不願意死。一個人的心應當何等純潔，才能夠在那片刻的警告下，以愉快心境覲見上帝！」(《日記》8頁)幾天之後，同樣又是一次猛烈的風浪，衛斯理再次將自己怕死的內心活動，坦誠地記錄下來：

「晚上，又有另一個大風暴。翌晨風浪更猛，他們不能不讓這船隨風漂流，我既然怕死，禁不住對自己說：『為何你沒有信心呢？』」（《日記》8頁）

很明顯，衛斯理認為靈性的更高境界，應該是如摩拉維亞弟兄會的信徒那樣，毫不懼死，甚至「願意死」。但是，衛斯理為何會如此認為呢？在前面這則日記中，有兩段聖經文本成為對衛斯理的「督責」，並要求他「歸正」。一段文本是福音書中耶穌平靜風浪之後責備門徒，對他們說「為甚麼膽怯？你們還沒有信心嗎？」（《馬可福音》四章40節）或「你們的信心在哪裡呢？」（《路加福音》八章45節）衛斯理在大海上遇見風浪的處境，令其聯想起與之相類似的福音書記載，而耶穌對門徒的責備也成為當日對衛斯理的責備。

另一段文本來自《腓立比書》。雖然衛斯理在上述幾則日記中並沒有直接引用，但保羅寫給腓立比教會的書信中透露保羅自己「情願死」的說法，顯然也成為對衛斯理的「督責」：

「因我活著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處……我正在兩難之間，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，因為這是好得無比的。」

（《腓立比書》一章21、23節）

這一判斷有兩處更強有力的佐證，一處記載在1736年7月10日（當時航船仍未抵達北美洲）：衛斯理說，那時雷電交加的暴風雨，「其猛烈是我前所未見的……上帝的這個聲音也告訴我，我是不配死的，因為我懼怕死，而不渴望死。噢！甚麼時候我才情願與基督同死和同在一起呢？就是當我全新愛祂的時



候！」（《日記》18 頁）另一處則是一年多之後，衛斯理因為在北美洲的事奉受挫和無果效而返回英國。在返航的船上，衛斯理感到有無數憂慮煩惱，就此他想到：

「無論誰，在任何事上若有不舒適的感覺（除非是身體上的疼痛），就等於是向自己證明他還是一個不信的人。他的不舒適是因為對死亡的恐懼嗎？那他就是不相信『我死了就有益處』這一句話了。」（《日記》32 頁）

要言之，福音書與《腓立比書》在內的幾處文本，以一種「督責」與要求人「歸正」的方式，滋養著衛斯理的靈性。

聖經文本「督責」衛斯理的情形，至少還在《日記》中出現過一次。1739 年，此時的衛斯理已經歷靈性的復興，而他在英國的佈道事工也已展開。有人請衛斯理去看望一名患病的婦女，衛斯理去了一次；之後衛斯理又再次被邀請去看望這名婦女，但這一次衛斯理表示不情願去。不過，他在《日記》中隨即承認自己「其實是怕去：心想這將是徒勞無效的，除非能有幾個信心堅強的人為她懇切祈求」。接著，衛斯理翻開新約聖經，讀到《馬太福音》廿五章 25 節的經文：「有一句話說，『我就害怕，去把你的銀子埋藏在地裡。』我心受譴責，立刻去了」（《日記》83-84 頁）。在此，福音書裡耶穌所講述「按才受託」的比喻中，那位又惡又懶的僕人的藉口，成為對衛斯理的「督責」，而衛斯理也確實因此而改變心意，做了他認為正確的決定。

可見聖經在衛斯理之靈性上的重要作用之一，即不斷「督

責」衛斯理，令他察覺自己尚未「完全」(perfection)之處，特別是從那種懼怕死亡、不情願死亡的心境下歸正，以至於不懼死、甚至情願受死；同時，聖經亦提醒衛斯理必須做上帝所託付的事工，哪怕他未必情願。聖經透過「督責」與「使人歸正」對衛斯理之靈性的滋養，由此顯明。

## (二)「教訓」與「教導人學義」

此外，聖經在「教訓」與「教導人學義」方面，也同樣滋養衛斯理的靈性。

首先，衛斯理於自己臨近 30 歲時，在寫給一位名叫摩爾根的先生的一封信中，表明自己深受福音書、尤其是《馬太福音》關於社會慈惠行動之教導的影響：

「我們若不竭力『給餓了的人吃，給赤身露體的人穿，看顧有病的和在監牢的，』並且使這一切行動服從於更高尚的目的，就是從死亡中救人靈魂，我們在來生能有喜樂嗎？」（《日記》2頁）

在此，影響衛斯理的是《馬太福音》廿五章 36 節；其中所談到的社會慈惠服務，包括看顧貧乏人、病人與犯人這三類人。衛斯理終其一生都踐行著此信念。例如，衛斯理在《日記》中的記載很突出的一部分，就是從早年一直到晚年，他都常常去監獄中看望犯人、給他們講道以及為他們施洗。可見衛斯理在信中引用《馬太福音》的這節經文，絕非空口所言，而是確實地教導衛斯理學習公義；衛斯理的靈性受聖經之滋養，在

十八世紀英國的這些邊緣群體中結出行動之果實。

其次，衛斯理在生命中真實地經歷到聖經所教導關於「罪得赦免」與「因信稱義」的教義。在這一點上，聖經對衛斯理的滋養，集中體現在著名的「亞得門街經歷」前後。早在美洲的時候，衛斯理就自我反省過，發現自己雖然向印第安人傳福音，但似乎自己還未得救；於是他逼問自己究竟如何才能真正悔改，並得著稱義的確據（《日記》35 頁）。一直到衛斯理返回英國，他仍然爲此而愁煩，並且引用《羅馬書》七章 14 節表明自己犯罪的嚴重程度：

「我知道我的每一思想，每一性格，都應該帶著上帝的形象和標誌。但我卻如此地背離了上帝的榮耀！我自覺『是已經賣給罪了』，也知道我是充滿著各樣可憎惡的，除了上帝的憤怒之外，不配接受甚麼。」（《日記》45 頁）

衛斯理知道自己的罪孽無法逃脫上帝的懲罰——除非上帝主動赦免他的罪，而他只需要憑藉信心去領受。

他說自己仍然常常陷於罪中，直到他經歷屬靈復興的當天。1738 年 5 月 24 日早晨，衛斯理翻開新約聖經，讀到《彼得後書》一章 4 節寫道：「因此祂已將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賜給我們，叫我們既脫離世上從情欲來的敗壞，就得與神的性情有分」。衛斯理臨出門時，又翻開聖經，讀到了《馬可福音》十二章 34 節所說「你離上帝國不遠」（《日記》46 頁）。他相信所翻到的這些經文，也正是上帝對其靈性的滋養。

當晚，衛斯理「很勉強地」參加了亞得門街的聚會。但奇

妙的是，

「會中有人宣讀路德為羅馬人書所寫的序文。八點四十五分左右，當他講論到藉著對基督的信，上帝在人心中所施行的那種改變，我覺得心裡異樣溫暖，覺得自己確已信靠基督，唯靠基督得救；並且得到一個保證，祂已經洗清我一切的罪，且已拯救我脫離了罪和死之律。」（《日記》46頁）

在此，透過衛斯理的屬靈前輩、德國宗教改革家馬丁·路德，使徒保羅撰寫的《羅馬書》間接地滋養了衛斯理的靈性，使他對「罪得赦免」與「因信稱義」的教導有真正切己的經歷。不僅如此，衛斯理還說，自己「開始以全力為那些侮辱和逼迫他的人禱告。雖然衛斯理沒有明說，但是他在此為敵人代禱的靈性覺醒，明顯是受到《馬太福音》五章44節「只是我告訴你們，要愛你們的仇敵，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」的滋養（《日記》46頁）<sup>16</sup>。

可見，聖經在衛斯理之靈性上的重要作用，除了「督責」和「使人歸正」外，還在於教導衛斯理「學義」：一方面教導衛斯理如何處理自己與他人之間的關係，特別是他需要去關顧社會上的邊緣人，才是真正實踐耶穌在《馬太福音》中給初代門徒（以及衛斯理自己）的教導；另一方面教導衛斯理如何處理自

---

<sup>16</sup> 亦參見 Vicki Tolar Burton, *Spiritual Literacy in John Wesley's Methodism: Reading, Writing, and Speaking to Believe* (Waco: Baylor University Press, 2008), p.84.

己與上帝之間的關係，特別是罪孽深重無法逃脫上帝憤怒的他，只有透過上帝親自藉著基督賜下的信心，才能真正拯救罪人（包括衛斯理自己）脫離罪與死。聖經透過「教訓」與「教導人學義」以滋養靈性，由此顯明。

#### 四、聖言如何能夠滋養靈性——以羅十五 2 為線索

「從前所寫的聖經都是為教訓我們寫的，叫我們因聖經所生的忍耐和安慰，可以得著盼望。」（羅十五 2）

現在，讓我們以《羅馬書》十五章 2 節為線索，來討論衛斯理在美洲的宣教以及在英國的事奉中，聖經如何令他生出「忍耐」、「安慰」和「盼望」，因此滋養他的靈性。

##### （一）美洲的宣教

1735 年，衛斯理準備出發去美洲之前，與朋友們「彼此以『丟棄一切的重擔，以恆忍奔跑前面的路程』相勸勉」（《日記》5 頁）。《希伯來書》十二章 1 節的這段文本，顯示他們準備好了在宣教的歷程中將會遇到艱難。果不其然，衛斯理在北美洲的佐治亞，見到、聽到許多與「基督教精神」不相符的地方，便嚴厲地批評當地人；但這些批評卻激怒了不少人。例如，有一位名叫腓烈特卡的先生對待衛斯理十分冷淡，並告知衛斯理原因：「你所做的我沒有一樣喜歡。你所有的宣講都在諷刺某些個人，因此我不再聽你的了；其他的人也都有此同感，不願聽侮辱自己的話」（《日記》16 頁）。

面對這種反對，衛斯理如何回應？在第二天的日記中，衛

斯理仍然認為當地人是錯的：「我更注意今天所念經課的意義：『我可用甚麼比這時代的人呢？』」（《日記》16 頁）這段出自《路加福音》七章 31 節的經文，似乎強化了衛斯理認為自己對當地人的批評是正確的想法。而耶穌對那時代不思悔改的人所講的一段話（「我們向你們吹笛，你們不跳舞；我們向你們舉哀，你們不啼哭」），相信也給衛斯理不少安慰，使得他更能夠忍耐這種狀況的存在。

四個月之後，衛斯理對於所在地的教會工作很失望：他以前所組織的晨禱會與晚禱會在他離開後很快中斷，「從那時起各事愈來愈糟，很少有人保持敬虔的外貌，更沒有存敬虔的實意的」。於是，衛斯理感到灰心。但聖經文本在這時再次成為衛斯理的安慰：「起先我有點灰心，但立即記起那不能敗壞的話，『那在你們裡面的，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。』我呼求上帝『興起支援祂自己的工作』」（《日記》20 頁）。這段出自《約翰壹書》四章 4 節的文本，同樣使衛斯理有忍耐與安慰，以面對艱難的處境，而不至於完全失去盼望。

## （二）英國的事奉

最終，衛斯理還是因為美洲事奉果效不彰，回到了英國。後人讀循道衛理派歷史時，常常關注衛斯理及其宗派如何成功，但卻較少關注到，其實整個循道衛理派發展的歷程，是衛斯理及其「戰友」一生「戰鬥」的歷程。無論在中年或老年衛斯理的《日記》中，從來不缺乏反對者對衛斯理本人或其跟隨

者的攻擊、誹謗與破壞。以下引用兩個例子，說明面對人爲的困難時，衛斯理的靈性如何從聖經中得到滋養。

其一，衛斯理 34 歲時，曾因爲某婦女不遵守教會規則，並且犯了罪未公開懺悔，於是停止分發聖餐給她。結果該婦女的家人爲此起訴衛斯理。據衛斯理《日記》所載，這家人還造謠說衛斯理停止派聖餐給該婦女，是衛斯理向她求婚受拒之後的報復行爲。在上法庭受審之前，衛斯理寫道，自己「惟有從每日的經課中窺見上帝慈悲的旨意」。比如某星期二晚上的經課是《希伯來書》十一章：當衛斯理讀到該章第 25 節時，他以摩西爲自己的模範，而得到安慰。摩西「寧可和上帝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願暫時享受罪中之樂。他看爲基督受的凌辱，比埃及的財物更寶貴」。而星期四的經課——《希伯來書》十三章 5-6 節——又給衛斯理很大的安慰：「『我必不離開你也不丟棄你。』所以我們可以大膽地說，『主是我的幫助，我不懼怕人怎樣待我』」（《日記》25~26 頁）。在衛斯理被起訴的過程中，聖經文本安慰他、給他盼望，而再次滋養了他的靈性。

其二，衛斯理及其跟隨者因爲種種緣由，受到不同的攻擊。衛斯理在 1739 年至少有兩次講道，用《使徒行傳》廿八章 22 節，安慰自己及其跟隨者。第一次，他引用該段經文的故事，向將近兩萬人講論說：

「關於當時那些比較溫和的猶太人對保羅所說的話，『我們願意聽你的意見如何，因爲這教門，我們曉得是到處被誹謗的。』……這個真的基督教在『循道派』的新名

號下，也正在到處被人誹謗。」（《日記》77頁）

一個月之後，衛斯理又在威爾士向一千多人講道，同樣說到：「現在這教義在『循道派』的新名稱之下，幾乎到處被人誹謗」（《日記》81頁）。聖經中初代教會所受到的「誹謗」，被衛斯理用來類比他自己及其宗派所置身的處境。《使徒行傳》中所記載基督教在發軔期時受到「誹謗」的記載，成為衛斯理及其宗派得安慰的一個源泉——這與前一個例子中衛斯理以摩西為榜樣十分相似。

總之，無論是美洲宣教時期，福音書所載的耶穌批評那時代人的不信與《約翰壹書》所載的上帝大於世上一切，還是英國事奉時期，《希伯來書》所載的摩西與《使徒行傳》所載的初代基督徒的榜樣，都見證了聖經滋養衛斯理的靈性，使得他能夠忍耐、得安慰，並由此得著盼望。

## 五、結論：靈性與聖言的互動

從「基督教靈修學」的角度而言，上帝與基督徒這兩個「有情意的主體」之間「有情意的相遇」，常常發生在基督徒閱讀、聆聽或默想聖言的時候。這種「靈性與聖言的互動」，在約翰·衛斯理的生命中體現得非常明顯。

衛斯理尊重聖經文本的權威，認為聖經是他的「根基」，是「真理的唯一標準」；這便使得聖經滋養衛斯理的靈性成為可能。至於聖經如何滋養衛斯理的靈性，本文的討論，可以從「聖經的形式」和「聖經的作用」進行總結。



## (一) 聖經的形式

衛斯理一生接觸聖經，至少有以下四種形式；而這幾種形式，都滋養了衛斯理的靈性：

### 1. 個人有規律地閱讀並背誦聖經

衛斯理背誦並回想起的《馬可福音》四章 40 節「你們還沒有信心嗎？」（或《路加福音》八章 45 節「你們的信心在哪裡呢？」），以及《腓立比書》一章 23 節「我正在兩難之間，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，因為這是好得無比的」，便在衛斯理因遇到危險處境而恐懼的時候責備他，使他竭力追求更大的信心與擺脫對死亡的恐懼。

### 2. 在一些情況下隨手翻讀聖經的若干章節

衛斯理經歷屬靈復興的那天早晨出門之前，隨手翻開聖經讀到《彼得後書》一章 4 節「因此祂已將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賜給我們，叫我們既脫離世上從情欲來的敗壞，就得與神的性情有分」與《馬可福音》十二章 34 節「你離上帝國不遠」，都教導他「學義」，建立與上帝正確的關係。

### 3. 以經課的形式在公眾場合誦讀的聖經

無論是在美洲宣教期間（如《路加福音》七章 31 節「我可用甚麼比這時代的人呢？」），還是在英國事奉期間（如《希伯來書》十一章 25 節說摩西「寧可和上帝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願暫時享受罪中之樂。他看為基督受的凌辱，比埃及的財物更寶貴」），衛斯理都從所使用的經課中得到安慰；這也使他能夠忍耐特定時期中艱難的處境。

#### 4. 閱讀與聖經有關的屬靈書籍

衛斯理在亞得門街聚會中經歷屬靈復興的重要媒介，是當天晚上被宣讀的馬丁·路德所寫的〈羅馬書序言〉；在此，聖經文本透過與之相關的屬靈書籍，間接地滋養了衛斯理的靈性。

#### (二) 聖經的作用

聖經對衛斯理至少有三重作用，都滋養了衛斯理的靈性：

##### 1. 「督責」並使人「歸正」

例如：《馬太福音》廿五章 25 節的經文「我就害怕，去把你的銀子埋藏在地裡」，使衛斯理改變自己的想法，去看望原本不想去看望的患病婦女。

##### 2. 「教導人學義」

例如：《馬太福音》廿五章 36 節的經文「給餓了的人吃，給赤身露體的人穿，看顧有病的和在監牢的」，使衛斯理終其一生都關顧那些社會上的邊緣人，例如監獄中的犯人。

##### 3. 賜以「忍耐和安慰」

例如：《約翰壹書》四章 4 節的經文「那在你們裡面的，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」，在衛斯理美洲宣教挫敗的時候安慰他，並給予他忍耐的心，繼續後半生的事奉。

如此，「靈性」與「聖言」之間的互動，就在約翰·衛斯理的一生之中彰顯出來。